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 tk1902617@hotmail.com

「第三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得獎作品選刊「上」

香港三聯書店與新鴻基地產於2006年首次合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至今已踏入第三屆。今屆共選出了八本書。

八本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漫畫、繪本、詩集等等。這八位作家全都是「80後」的年輕人。

書名：新填地貓（散文） 作者：許家慧
在新填地街尋找老店和舖舖的足跡。

書名：富中作樂（漫畫） 作者：高聲
以黑白漫畫記述在華富的童年往事。

書名：開枱喇！（繪本） 作者：黃俊賢
本書可說是畫鬼圖文版「麻雀百科」。

書名：聞香記（散文） 作者：孫維妙
內地高考精英怎樣看香港人、香港事？

書名：逆風千里（小說） 作者：洛華
從內地到香港，從香港到加拿大：細說二代移民故事。

書名：如果我没有紅斑狼瘡症（散文） 作者：余小妍
16歲開始與「狼」為伍，作者並沒有半點怨天尤人，反以風趣幽默的筆觸，向家人及摯友致以深切感謝。

書名：1院，請進場（小說） 作者：黎慧嫻
輯錄在戲院兼職時的趣怪見聞，讓讀者感受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世界。

書名：ensoleillé日照良好（詩集） 作者：姚楓盈
「我選擇用最緩慢的筆尖，在急促的步伐下自在慢舞，在狹窄的空間肆意飛翔。」

《逆風千里》

自序 洛華

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有朋友奇怪我的國語為何如此流利。每當我說「在家裡聽慣咯」，勢必掀起更多問題，天真的我只懂直接答：「阿媽從大陸來！阿公淨係講國語！」
那時感覺不到別人眼光的怪異，後來長大了便曉得加一句：「佢哋好早就落嚟！同我爸一樣好早係香港人喇！」彷彿強調「好早」，他們就不會把我跟那些新移民下一代相比。
回歸前後的確有很多內地人到香港，不過我媽媽外家卻與別不同——至少我小時候是這樣想的。一個因為知識分子身份而被批鬥的外公，一個曾經「上山下鄉」的媽媽……事實上我是在香港出世，百分百的香港人。跟許多八十後一樣，我對中國近代史概念模糊，聽過「文革」、解放這些詞語不知多少遍，卻完全不明白當中的底蘊。後來讀了越來越多有關那時代的資料，聽過許許多多慘烈的故事，到底是我們家「與別不同」，還是那個時代造就了「與別不同」的一代？

其實我也不清楚。
相比起多災多難的上一代，我總是以為，只要生活上爭取多一點，工作上再進步一點，就會圓滿快樂。一追再追，在井底裡忙啊忙，把時間都花光了，原來多麼可笑。
背負着貸款和卡數、年月月供着幾百萬的樓、學投資學打扮、每天擔心會不會吃下黑心食品……我們可以很灰心，但請謹記，別把生活的手段和活着的目的混淆。
也許你也會和我一樣滿腔疑問：是不是努力到底，就會得到想要的？而你想要的，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希望一直沿着自己認為是對的路而行，最終發現承受不起後果，那還要不要走下去？
我沒有答案，卻始終相信，即使命中注定我要做一件「蛋散」，我也要做一件落足料的「蛋散」。
逆風而行抑或順其自然——到底還是閣下的選擇。

《聞香記》

離不開不是因為愛，是習慣

□孫維妙

六年前的八月，我拖着兩個旅行箱，開始了我香港客的生活。依稀記得走出機場撲面而來的飽含水分的空氣，差點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周遭瀰漫着陌生的語言，揮之不去。我總覺得粵語的發音帶有侵略型，適合讀詩，也適合吵架，但不適合迎客，和它初次短兵相接我就膽怯了。

我對香港不是一見鍾情。還記得來這裡的頭兩年是怎樣的痛苦和掙扎。高聳的樓房佔住了天的位子，蜿蜒的街道佔住了地的位子，而我的空間又在哪裡。眺望窗外，滿眼是火柴盒似的窗子，黑洞洞的，轉頭看另一邊，還是一樣的黑洞。我問自己：這就是香港嗎，這就是生活嗎？

語言多少是個隔閡。鼓起勇氣用廣東話與人交談，最後雞同鴨講，還要轉回普通話頻道。小巴上，不知要在心中排練多少次「唔該，有落」，才敢大聲喊出來。還是要感謝那幾位最初沒有放棄和我講廣東話的同學，因為他們不厭其煩地告訴我那些聽呢詞語的意思，還要忍受最開始北京話和廣東話雜交出來的口音。如果不是他們的耐心，這扇語言的窗永遠打不開，我對香港的觀感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打開語言的大門，進入的是更加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隔閡是源自所謂文化差異，還是僅僅是個體成長背景不同造成的缺少交集的人生軌跡。內心上是想完全融入這個地方的。住 Hall 的時候也覺得所有堂友親如一家彼此融入對方的記憶是件溫馨的事情，但住了幾年，宿舍半夜三點發出激動的尖叫時，或者舍堂傳統活動時堂友忘我地把我膠袋包起的水蛋兇狠地砸向隔壁宿舍的同學時，我還是 get 不到 point。久而久之我適應了這段審美上的距離，不足以近到欣賞裡面的美，但保持些距離內心至少不會被煩擾。

出了舍堂這樣一個微小的次文化社區，格格不入的感覺輕了很多，可以不再是遊走在邊緣永遠「潛水」的人，但仍遊不到主流。朋友七嘴八舌討論新出的 iPhone，同事不斷地在一段八卦和另外一段八卦跳躍時，這時不善廣東話可以當一個好的藉口，讓我在旁邊安靜地放空大腦。本地的報紙時不時翻一翻，也沒有看翡翠台的習慣，但本地新聞還是會耳濡目染些，知道燒炭跳樓有發生，也知道天水圍的生活困境；聽過「地產霸權」這個詞，也看過「80後」搞社會運動的場面。但看過了就看過了，總是像隔岸觀火，雖然我和那些事情是深圳河的另一邊。

香港和內地主流話語不同，這是預料之內的事，畢竟再怎麼一國，兩地的政經環境還是不同，帶給人不同的喜怒哀樂。來了幾年，看新聞還是會上新浪，而不是雅虎香港；登陸人人網（大陸版 Facebook）也動過「臉書」。身處的地方不一樣，但精神的家園還沒搬。一位朋友發起了個討論社會的周日沙龍，普通話進行，現在有二十多個成員，絕大多數是一樣原來從內地過來香港讀書的人或還在讀書的人。大家離開大陸三五年了，但每次都能找到幾個主宰社會議題的新聞話題，比如藥家鑫，艾未未，騰訊與 360，清華百年校慶，每次百轉千迴似乎都講回到了中國的體制問題，不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在那裡我們又做回了祖國的四有青年（按：一九八〇年，鄧小平為中國青少年題詞，希望青少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四有青年」一詞由此產生。但在非正式場合使用時，亦有調侃意味。）

在與背景相同的人吹水打屁胡鬧中，我們找尋着還在家些許溫暖的感覺。但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玻璃罩裡的人，不會不受到香港的影響。真的回到了家，遇到些事，卻又想起香港來。離開香港，開始懷念入境官員斯文的微笑，擁擠但人與人間還保持着一寸距離的港鐵；打電話去政府或公營部門時，即便得不到答覆，也會得到一句「我會幫你跟進的」。有時興沖沖地想對身邊的人講個笑話，但發現這笑話只有講廣東話的人才聽得懂，一不留神又掉進了文化的缺口。更不習慣的是大陸的官腔，曾經培養的對官腔和謊言的麻木漸漸退化了。面對工作環境中可能出現的複雜的人事關係，更是覺得恐懼。

不知從哪一年開始，回到香港不再感到迎面濕熱的空氣，也習慣了走進商場辦公樓那一刻的瞬間急凍和走出大樓時在大蒸籠裡慢慢解凍的感覺；不再對周圍的粵語精神緊張，被九音圍繞反而讓我在踏實。街道還是一樣的嘈雜，但報紙卻沒那麼喧鬧了。看慣了女星爆炒，男星麻屁，也不再對中聯辦門口示威的人少見多怪。

習慣了這裡的紛亂與嘈雜，反而可以把它當作動力。這是一本寫香港的書，從起筆到收筆大概半年時間。中途一個半月離開香港到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小住，不需要再抱怨壓力，噪音，但靈感和這些抱怨一起不見了。好像巴士的走走停停，小輪的搖搖擺擺特別能激盪山對這座城市的思考。

好事的朋友親戚總會問去了香港後不後悔。十八九歲到二十幾歲，最絢爛的年華，在哪裡綻放是個值得好好思量問題。剛開始的幾年時不時地想這個問題，患得患失，後來便不再想這個問題了，因為香港經歷已經變成了我一部分，否認香港就是否認自己。這是認同還是麻木，我也說不好但認定一點，如果我離開，我會不習慣。

有一句形容還在一起的老夫老妻，說在一起太久，已經不是因為愛而繼續在一起，而是因為習慣而離不開。可能是這樣吧，對香港，不離開，不是因為愛，是習慣。

近十年來，香港多了一群「新新移民」——內地高考精英以及內地高校畢業來港讀研究院的學生。他們戰鬥力強悍，年輕、高學歷，跨越了媳婦熬成婆的過程，直接投入香港核心群體。《聞香記》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例，她原本考入北京大學，隨後以賽馬會獎學金入讀香港大學攻讀政治與法律系，畢業後進入香港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

《聞香記》回憶港大的經歷，觀察香港地的風土人情，進而點評香港的社會議題，每一部分其實都在比較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價值。文字麻辣，觀點決不拖泥帶水。對香港人劃地自守感到憂心忡忡的讀者，會感到喝了一碗廿四味；對內地價值侵入香港感到心裡有團火的讀者，會讚賞地批得痛快！



書名：逆風千里（小說）
作者：洛華



書名：聞香記（散文）
作者：孫維妙



書名：ensoleillé日照良好（詩集）
作者：姚楓盈

長大後，我們依然努力地練習造句

□姚楓盈

終於有機會從頭翻閱一遍過去的筆記，重新細讀那些寫於平淡恆常生活中的長短句。寫的多數是當下能夠抓住的觸動，或是偶爾從腦海中閃過的念頭，瑣瑣碎碎的一堆。沒有大大的實用性，也說不上有着什麼明確實際的意義。然而，那些散落在生活各處的短語斷句，就像是散落在泛黃歲月裡的玻璃碎片，在幽暗的角落隱隱發着微光，讓我們每一次回首，都得以找到讓眼睛安心停泊的地方。驀然發現，生命原來曾經以這樣不同的方式，向我們點頭、揚手。

時光彷彿回到三年前，那時的我面對驟然轉變的生活模式，重新認識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急促的腳步、洶湧的潮流、喧鬧的聲音，讓我時時刻刻有着如履薄冰的戒懼。走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裡，究竟怎樣才能走出一種比較舒適自在的節奏呢？我開始展開一趟與自己的悠久傾訴，在字裡行間，學會留空，學會喘息。於是，生活中某些憂傷或是喜悅，得以沉澱累積，並漸漸地描繪成較完整的全貌，再次被深深的體會理解。

每一次的寫作，其實，只是另一趟閱讀自己的過程，僅此而已。
剛看過台灣導演沈可尚的《遙遠星球的孩子》，一輯四集的自閉症紀錄片，把那些平凡面孔背後的故事娓娓道來。看到那些在別人眼中被誤解成自我封閉的孩子和成人，如何費力地尋找與世界接頻的方法，時而受挫，時而落淚。他們都是真真正正地生活在我們周遭的人，沒有矯情，沒有造作。於是，他們的故事準確地觸動人心，發出如同金屬碰撞時的清脆聲響，僅僅是三言兩語的事情，對於有些人而言，原來可以如此曲折迂迴！然而，他們的努力卻鼓勵了我，我終於明白，即使看似困難重重，即使有時辭不達意，這個世界依然值得我們一試再試的去觸碰、去理解。

這次，我選擇在時間縫隙間寫下長長短短的句子。原來，長大過後，在離開了課室和中文課的訓練之後，我們依然努力地練習造句。練習細膩地觀察描述，嘗試豐富地想像，學會委婉地修辭象徵，在生活中許多容易被忽略的平凡細節上，耐心雕琢，悠然自得地抒情，同時也學習更坦然地接受——

粗糙，原是生活理所當然的質地。
就像向日葵永不失去迎向陽光的本能，讓我們保持對美好的感光度，記錄生命中每一趟的長途跋涉，舌尖上瞬間的璀璨煙火和剛巧相遇的面孔。

趁着窗外，日照良好。

飛翔的步履

□姚楓盈

容讓我 開始學習
更信任我的雙腳
任由它 帶領
我走過 那
必經的
沙漠急流
高原沼澤

不能偷偷的繞道
走捷徑 或抄小路

生命裡 總有些不可或缺的前行姿態
逆風時 昂首挺胸的勇敢
上山時 俯身臥地的謙遜
泥濘滿途時
涉水跨越的 篤定

學走路
從不只是嬰孩時期的事
而是 一輩子的事

我渴望 曾經蹣跚躊躇的步履
終有一天
能夠 自在輕盈
宛如 舞蹈
近於 飛翔